

楚 明 散 文

女人如花



珠 海 出 版 社

工26/
2012471

阅 览

伊人行

女人如花

楚 明散文



珠海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女人如花 / 楚明著. —珠海: 珠海出版社, 2008.9

(伊人行)

ISBN 978-7-5453-0064-2

I. 女… II. 楚… III. 散文—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8)第 126760 号

伊人行

女人如花

作 者 楚 明

策 划 秋 水

责任编辑 李一安

封面设计 刘亮桂

版式设计 佳 佳

出版发行 珠海出版社

地 址 珠海市银桦路 556 号报业大厦 3 层

电 话 0756—2639330 邮 编 519001

网 址 www.zhcbs.net

E-mail zhcbs@zhcbs.net

经 销 全国各地新华书店

印 刷 者 广州市官侨彩印有限公司

规 格 787mm×1092mm 1/16 135 印张 1500 千字

版次印次 2009 年 4 月第 1 版 2009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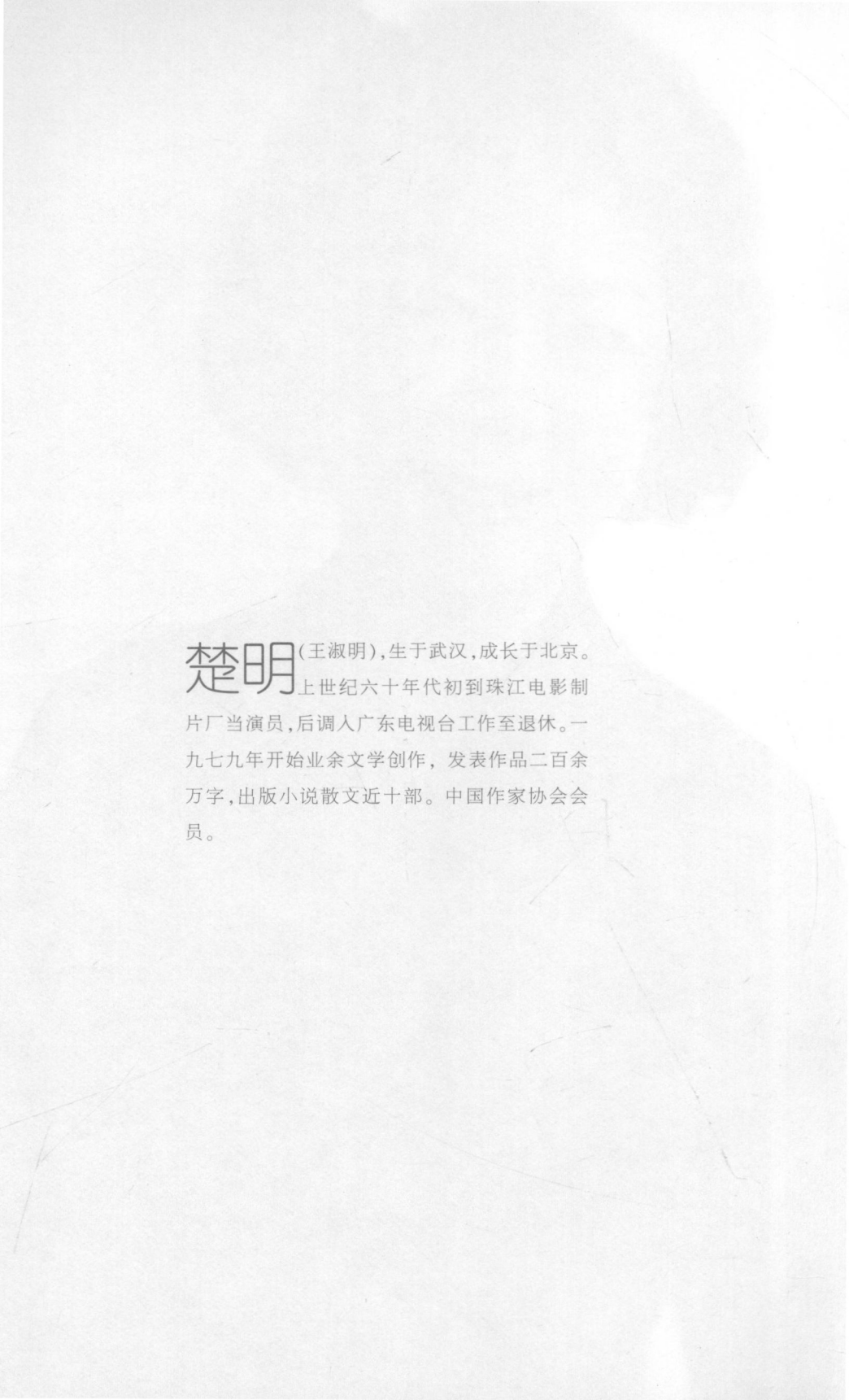
书 号 ISBN 978-7-5453-0064-2

印 数 1-8000 册

定 价 180.00 元(全 6 册)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若印装质量发现问题,可随时向承印厂调换



楚明(王淑明),生于武汉,成长于北京。

上世纪六十年代初到珠江电影制片厂当演员,后调入广东电视台工作至退休。一九七九年开始业余文学创作,发表作品二百余万字,出版小说散文近十部。中国作家协会会员。

写在前面的话



生活的磨难怎抵得过多彩的人生,我感激命运为我所安排的一切

我不是名人,不可能写回忆录或传记,为历史和后代留下珍贵的精神遗产。我也不是明星,可以出自传或写真集,为大众提供消遣的书册。

我只不过是个经历较为丰富的平凡女人。我惟一的成就是没有蹉跎岁月虚度年华。

我当过演员,却没有给人们留下印象;我当过电视节目主持人,却因时代与岁月的迁变,早已被当年的观众忘却;我当过记者编辑,那些新闻画面及解说,也已随着播出的电波向宇宙飘逝;我年青的时候在大学还读过法语,只因不再复习又没机会应用,便与未学者毫无差别;我还是个所谓的作家,三十年前便开始文学业余写作,发表了二百多万字的小说和散文,却又没有一部令自己得意的作品。罗列这些只为说明我不是一个成功者。我只是及格地完成了我所扮演的社会角色,并且从中获得了宝贵的精神财富。

我还是个情感细腻追求完美的理想主义者,故而我的情感世界和心路历程比我的职业显得更为丰富并且坎坷。

人一上了年纪,便少了憧憬多了回忆。许多回忆不仅自己不忘,还愿意

将它变成文字记载下来。我将我的经历与感悟支离破碎地撷集成集,再配上一些定格历史的照片,让我那情思细绵直抒胸臆的散文有一点形象的佐证,以便给我的亲人和朋友留下一点纪念。

或许这就是人生的朝花夕拾吧。

楚明

2009年元月



工作后第一次回京探亲,第一次懂得了何为牵挂。

目 录 / contents

001 / 写在前面的话

第一辑 情系我心

003 / 我生命中的三代俊男

046 / 一世的歉疚

058 / 海棠依旧

065 / 学奶奶,笑面人生

070 / 补憾

075 / 前夫是友

083 / 那年情人节

088 / 风铃叮叮

097 / 岁月温柔

107 / 知己

110 / 纸风筝

第二辑 女人如花

137 / 毕业班的八朵金花

143 / 女人如花

147 / 风情万种

149 / 上海女人的风情

152 / 毯儿姐

contents

156 / 台湾太太

160 / 美 丽

166 / 她也是一钗

171 / 冰冷而晶莹的美丽

177 / 法国女作家笔下的中国女人

第三辑 多彩人生

181 / 周总理和我跳舞

187 / 口述当年

193 / 我爱艺术

205 / 医生妹子

211 / 理想的老年伴侣

214 / 白发情人

221 / 一诺千金

224 / 敬佛不信佛

228 / 人在京城想广州

232 / 天才也蠢笨

236 / 香港文友

239 / 比利时瑞特

242 / 他创造了卡拉 ok

contents

第四辑 珍爱生命

251 / 笑说以后

255 / 闲话清明

258 / 不去告别

262 / 珍爱生命

267 / 溶溶的月光

270 / 关爱健康

273 / 多管闲事

276 / 抵挡诱惑

279 / 幸运的克隆妮

284 / 心 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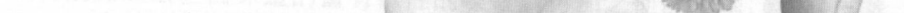
286 / 在我的小路上徜徉

289 / 赶 紧 (后 记)

第一辑

情系我心

我的初恋恋人，我终生不忘的男人。他，正如如你
独特的光芒从西西味道的富有魅力的暖



我生命中的

三代俊男

(三题)

这不是一个雕琢的命题，也不是“亲人眼里出美丽”的矫情。这是一个客观的存在，是影响我一生的三个重要的男人。他们的形象在他们的同辈中绝对优秀出众，他们的英俊不仅吸引女性的目光，也同时得到男性的赞赏。我想我一生唯美，尤其对挑选爱人形象的刻薄，绝对和他们有关。尽管我很在乎精神领域的志同道合，很是重视能否心灵沟通。但在我年青涉世未深而又太注重外表时，必定会因对方外表的美而掩盖了对方内在的不美（我不使用任何一个贬义词），便会双眼蒙眬地不能审视对方那掩藏于心底或骨髓里的不适合自己的林林总总。这一点尤其鲜明地印证在我婚恋惨败的结果上。

这个命题储存于我心中不下十个年头。如今进入晚年该是可以一一道来的时候了。

父亲曾是我青少年时代的偶像。他的革命与奋斗、他的浪漫与忠诚、他的才智与成就、他的英俊与风度，成为我心目中最完美的男性，并深深地影响着我和成年后的爱情观。

我的昔日恋人，我终生不忘的男友，他除了有如父亲般的英俊，还有他独特的充满法兰西味道的富有磁性的嗓音。再加之他的才华、勤勉、友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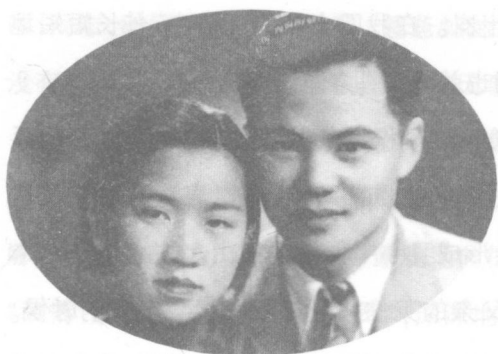
以及天生的忧郁气质,令他不自觉地对女性充满诱惑。被一个优秀男人追求,这是女性极大的尊严,我终于接受了他,并一生对他痴情不变。但是时代与政治使我们劳燕分飞。生活的磨励、时代的变迁、观点的悖异,又使我们天涯海角愈飞愈远。我们无法改变对方也无法改变自己,这是我们共同的不幸。

儿子的英俊不同于父亲与昔日恋人,至少他不是国字脸。从面相学论,国字脸的人不是才华出众便是家财万贯。儿子的瓜子脸型也许注定他一生平凡,而平凡恰恰会使他拥有一颗平常心,于是除去时代与政治的因素,他会少生许多父亲的磨难和我昔日恋人的坎坷。他以平和的心态对待人世间的一切,因此他生活得充实平静而且快乐。

儿子是我生命中第三个重要的俊男,他和父亲及昔日恋人一样的白晰而不失男性的英气,穿上西装时特别帅气。他们身高各差二厘米,父亲一米七九,昔日恋人一米七五,儿子居二者之间。不能用伟岸形容他们,但他们各自独特的风采在人海中绝对稀有。

儿子的目光没有父亲令人生畏的凌厉,没有昔日恋人令人寒栗的冷峻。他的眼睛总是喜气临门地闪耀着暖洋洋的光辉,特别是他嬉笑着叫我王阿姨时,红唇露着细细的白齿,顿时叫人心花绽放。无疑,那双甜蜜的笑眼和女儿亲热又调皮地喊着小王开饭罗,像个小妈妈似的关爱,使我的晚年如同南方的冬季,葱笼而明艳。

于是,我在晚年明艳的心境中,以明艳的回忆写下我生命中与我非同一般关系的三代俊男。



父母青年时代才貌双全

A 我的偶像

几年前，父亲家乡的文史馆曾致电给我，向我索取父亲生前的史料，希望我能为他们写些翔实的情况，以便他们将家乡名人载入史册。我跟他们说，我对父亲的历史知之甚少，父亲予我只是女儿眼中的父亲，我很抱歉不能为他们效力。之后我将此事以及我的态度告诉了我在北京工作的惟一的弟弟。弟弟支持我的态度，他说我们的父亲一向不讲他的光荣历史，他总说他是普通的知识分子和革命干部，他只是为党和人民做了一点工作。父亲一贯要求我们努力学习诚实做人认真做事，父辈的所谓光荣耀到我们身上的是虚荣，人必须靠自身的能量发光发热。父亲的教诲我们牢记一生。

所以迄今为止，我们只留着父亲生前的几本著作和一些照片，还有他逝世后发在《人民日报》的讣告以及对他的悼词。后来我又收到家乡文史馆寄给我的父亲生前的几篇文章，比如他在抗日战争初期，和郭沫若等同志奔赴上海吴淞口，慰问淞沪战役大捷的将士的鼓舞国人奋起抗日的檄文。

父亲留给我的最宝贵的遗物是他和母亲给予我的生命，以及储存在我生命中永远鲜明的记忆——他高贵的品格，风度翩翩的身影和慈爱又严厉的面容。

父亲七十岁离世时我刚好四十岁。在我四十年的生命中，长长久久地加起来，和父亲近距离相处的时间也就只有四年。

拉开四十年的时空，用四年长长短短积累的片段，用电影蒙太奇的手法，便滴水成河地流淌于我生命的每一个重要阶段，足以表达我对父亲崇敬爱戴的深情，足以让我写下父亲形成我心中偶像的因由。

第一次用女孩子的眼光发现父亲的英俊，是在我小学六年级的时候。那是五十年代初，我被送到小学住读。在春光明媚的某个星期天，我们全家去中山公园赏花。赏花是父亲一生的爱好，只因他工作忙，常常出差，抑或在家也是没有节假日地埋头著文。但那年春天的牡丹开得特别艳盛，父亲便决定暂休半日，携全家去赏花。

那时我们住在北京东城一座四合院的东厢房，北房和西房另有两户人家。父亲让我母亲和姐姐弟弟先出去，由他来锁门。我们走出院子绕过花圃前的屏墙又出了门却不见父亲的身影。我问母亲，爸爸怎么还不来呀。母亲说你去看看。我跑回院子，只见父亲正在细心地锁门，锁好用钥匙打开又再锁，然后时轻时重地拉拉门又再用钥匙旋开再拉再锁，如此重复三次之后便回身牵着我的手走出大门。出大门后他又叫母亲带我们先行。母亲遵嘱，带我们走出十几米后，母亲俯身对我和姐姐说，回头看看你们的爸爸。我们立即回头，看见爸爸双手插在藏青长呢大衣的口戴里，目光警觉地站在大门口左瞧瞧右望望，那高大帅气的形象和英雄虎胆的神情，真是比电影里的男一号都更富魅力。我回头对妈妈说，爸爸好英俊好神气呀。妈妈笑道，我不是要你们看他的样子，是要你们猜他在干什么。我忽闪着大眼睛摇摇头。妈妈说，是搞地下工作多年养成的习惯，他在看有没有特务跟踪哩。我和姐姐都笑了起来，妈妈自然也在笑。妈妈说新中国都成立两年了，他出门还这样，不了解他的人还以为他神经出了毛病呢？说罢冲着爸爸大声呼道，

喂,同志,时间不早了,快点吧。爸爸灿灿地大踏步赶上了我们。妈妈逗他,没有敌情吧,爸爸灰谐地回敬道,平安无事。说完拉起弟弟向胡同口走去。

十二岁的我早慧早熟,已经在读奥斯特洛夫斯基的《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已经似懂非懂地一页一页地翻阅托尔斯泰的《复活》和《安娜·卡列尼娜》,已经在苏联小说的淹润中蒙胧地向往英俊优秀的英雄男性。父亲观察“敌情”的身影在我十二岁的那年,深深地镌刻于我那属于女性的小女孩稚嫩的心灵中。

后来,在我逐年长大的岁月里,在我间或获得父亲给我的爱抚中,在母亲偶尔谈及父亲的一些故事中,父亲的形象便愈加伟岸地树立起来,成为我今生惟一的偶像。当我婷婷玉立成一个大姑娘,偷偷在心里构想未来的爱人时,父亲便是无可替代的标准。

父亲出身于一个小地主兼工商业者的家庭,祖父在武汉经营一家油行,这使他从小就有受教育的条件。十六岁,刚上高中,受到革命先进思想的影响,父亲参加了中国共产党,并且成为汉阳党小组的负责人。这期间他两次被捕入狱,第一次是祖父用去大半家产求人将他保了出来。第二次则是一次侥幸的逃命。小时候听祖父说,父亲的党小组每周四在汉阳一座小庙碰头交换情报分工任务。一次开会,父亲刚从汉口要乘船前往汉阳,忽遇暴风骤雨不能度江。恰在那天下午,先到汉阳小庙的党员全部被捕,父亲的通缉令立即遍布武汉三镇的街头。祖父又是急得倾家荡产地托人帮忙,于当晚找到一艘日本油轮,让化了妆的父亲潜入油轮底舱逃往日本。父亲当时被逼应承祖父到日本后一心留学不再过问政治。但怀揣一颗爱国赤子之心又是血气方刚的父亲,怎能忘记“国家兴亡匹夫有责”这八个大字呢。他在日本早稻田大学读书期间,参加了日本反帝大同盟,成为日本共产党的一名中坚分子,后又在东京被捕入狱。在狱中,他经历了严刑拷打威逼利

诱,还因坐老虎凳折断了他左边的大腿骨。日本人无奈他的坚强不屈又查无实据,只好将他在狱中关押了近三年。父亲没有荒废这三年时光,不但将大学课程自学完成,还掌握了日语和德语。最后由于不堪监狱的折磨而体弱多病,被日本政府下令驱逐出境扔到街上。幸亏上天有眼,奄奄一息于街头的父亲被一对留学日本的中国夫妇发现,他们将父亲抬回家里细心调养。父亲康复回国便直接到上海参加革命工作,担任中国左翼社会科学家联盟宣传部部长,同时是上海几间大学的经济学教授。他的《中国金融资本论》、《政治经济学》、《苏联二十年》等论著,是中国三十年代极有影响的作品。

以上不足千字的父亲的简介,多数是在与母亲的闲聊中得到的只鳞片爪。

而父亲是从来不讲的。他的忙碌、他的严肃,他那经济学家贯有的缜密思维言简意赅,使他习惯准确叙述而不加描写。记得我上大学后的第一个寒假,我跟父母一起去政协礼堂参加周末舞会。父亲和文化界的老友阳翰笙、朱光、周而复等前辈坐在一起。阳伯伯抄着四川口音开着玩笑对周伯伯说,你的《上海的早晨》写那么长做啥子,是不是想多弄点稿费呀。父亲说,他们文学家就是有这个本事,一点事情写一大堆。朱伯伯没作声,只是坐在旁边笑。

在我的印象中,父亲是从不看小说的。他那句“一点事写一大堆”却深深烙在我的心里。所以想要父亲用形象的语言细述他的革命经历,实在是件异想天开的困难事。而后来从事文学写作的我,本也有能力洋洋万言地描写一下父亲的故事,比如三次被捕的险象、入狱后的种种折磨、早稻田大学的情景、留日夫妇的搭救、上海左联的活动等等,都有许多可歌可颂感人至深的文章可作。但是我不敢也不能违背父亲的意愿为他撰写历史。